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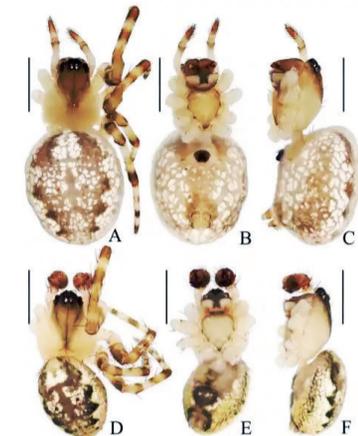
给蜉蝣取名“苏轼”，网友不淡定了

科学家给新物种命名，原来各有“套路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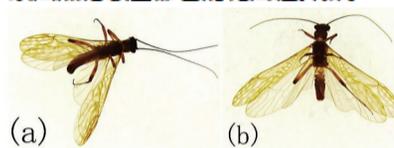
2月12日，中国昆虫学会昆虫分类区系专业委员会公布了“2024年度中国十大昆虫新物种”名单，其中，“苏轼无爪蜉”位列榜首，不少网友争论以“苏轼”命名虫子是否合适。那么，科学家给新物种命名都有哪些讲究？又起了哪些脑洞大开的名字？



苏轼无爪蜉的稚虫。



以周杰伦歌曲命名的花海桂齐蛛。



以胡歌、古天乐名字命名的昆虫胡古叉襮。

新物种如何命名？

- ◎属名+种名+发表命名者的姓氏
- ◎根据物种的分类特点命名
- ◎以标本采集地或典型生态分布区命名
- ◎以人名来命名
- ◎不违背国际命名法规的其他命名方式

给新物种命名都有哪些门道

成都华希昆虫博物馆馆长赵力介绍：“对于新物种的命名，可以根据发现者的‘喜好’来，但还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方式。”按照国际公认法则，新物种命名，一般是由拉丁文的三个单词来组成。其中，第一个和第三个单词必须严谨和统一。

“第一个单词是属名，这是固定的。”赵力举例称，比如猫科动物，无论沙漠猫、草原猫还是家猫，第一个单词必须是猫科。

为了体现对新物种命名者的尊重，第三个单词则是命名者的姓氏，比如“胡古叉襮”这个种的第三个单词，就是两位作者的姓氏“王”和“孟”加起来共同命名的。不过，往往只在正式文章上才会出现。

“相对于第一和第三个单词的严谨、统一，新物种的第二个单词，就可以自由发挥了。”赵力表示，一般情况下，第二个单词可以是毛色、外形等描述新物种特性的词语，也可以是地名，甚至可以是神话传说。

在中国，通常情况下，“拉丁名+中文名”是每个物种的标配。拉丁名和所代表的物种是“一一对应”关系，为国际通用学名，一经认定便不能修改。而中文名并不具备唯一性，有的既有官方名字，也有民间叫法。

给新物种取中文名，多从显著特征入手。例如在四川峨眉山，有一种蛙因喉部气囊作用，会发出如传说中仙姑弹琴的声音，便得名“仙琴蛙”。

新物种的命名，有时也承载着科研人员对前辈的敬仰和怀念。2022年8月，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发表一个鼠李科植物新种——早谷蛇藤。研究人员为其拟定的拉丁名，就是纪念和致敬在横断山区从事植被研究的刘照光。中文名则根据植物的特殊生境，取名为“早谷”。

动植物新种的命名都采用拉丁文，这是为什么？专家进行了解释。

①按照《国际动物命名公约》，发表新物种必须采用拉丁文的学名，否则就不会被国际认可。

②拉丁文作为一种古文，目前已鲜有国家将其作为母语，是国际上相对最稳定的文字系统，方便采用同样标准来命名，既不会引起歧义，也避免了语言体系改进之后，以往的命名体系失效。据齐鲁晚报

苏轼+无爪蜉 一场跨越千年的缘分

元丰五年(1082年)，苏东坡在游览长江北段的赤壁矶后，写下了“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”的千古佳句。

千年之后的2024年，一个蜉蝣新物种于长江北段被发现。为了纪念这场跨越千年的缘分，该物种被命名为“苏轼无爪蜉”。

苏轼无爪蜉的发表人——南京师范大学蜉蝣目课题组的郑徐弘毅表示，这是国内发现的第二个无爪蜉物种，也是长江流域首次发现无爪蜉。

苏轼无爪蜉的稚虫深居河底泥沙中，身体呈圆筒状，看起来像一只小鼯鼠，三对足高度特化，末端无爪，这样的足不具备爬行能力，却能让它们自由穿行于泥沙中。这样的生活习性在蜉蝣中并不多见。

“苏轼无爪蜉的成虫非常娇弱，足和翅很柔软。成虫寿命可能只有几个小时，它们于凌晨羽化，只需在江面扑棱几下，日出之前就能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。”郑徐弘毅介绍，由于栖息在河底淤泥中，这也让采集它们变得非常困难。课题组成员在长江边过滤了数天泥沙，终于获得宝贵的稚虫样本，随后在实验室中饲养3个多月才得到成虫。

“作为底栖动物，各种蜉蝣的稚虫，都能取食水中的微生物与小颗粒，不仅净化了水体，也为各种鱼类、甲壳类动物提供了饵料，在淡水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”郑徐弘毅说，“成千上万只蜉蝣在几天时间里集中羽化、婚飞，像雪花一般铺满河面，之后又迅速归于沉寂，也许当年苏东坡真的在长江上见过这种恢宏场面，才发出了‘寄蜉蝣于天地’的感慨。”

不过，对“苏轼无爪蜉”这个名字，不少人争论以苏轼命名是否合适。有网友调侃“没想到苏轼竟被贬成一只虫子”“弥补了苏轼退出生物圈的空白”，还有网友认为，叫东坡蜉、苏蜉、赤壁蜉等名字会更好。

对网友们的讨论，郑徐弘毅表示，最常见的物种命名方式，就是以发现地点、物种特征以及人名命名。以人名命名的话，一般是以做过重大贡献的前辈，或者新物种的采集者命名。

苏轼可以说做过“蜉蝣”这一类群的重要科普工作，再加上《赤壁赋》的写作地点正好在这种蜉蝣产地附近，“苏轼无爪蜉”只是最常规、最传统的命名，也算是对东坡先生的一种“致敬”。

以周杰伦的歌为名 蜘蛛也有了文艺范

除了苏轼无爪蜉，之前以周杰伦歌曲命名的蜘蛛，也在网上引发热议。

今年1月初，刊发于《动物学研究：多样性与保护》的一篇关于蜘蛛的论文火爆全网，原来，论文里列出的16种新发现的西双版纳蜘蛛，其名字全部来自周杰伦的经典歌曲，比如龙拳艾蛛、花海桂齐蛛、搁浅唐园蛛、夜曲王园蛛、暗号尹园蛛、彩虹尹园蛛、稻香朱园蛛等。

从此，这些蜘蛛不仅有了学术身份，还自带一段周杰伦的BGM。这个奇特组合迅速登上热搜，引发网友热烈讨论。论文第一作者、铜仁学院农林工程与规划学院院长米小其教授介绍，自己从大学时就喜欢听周杰伦的歌，堪称忠实粉丝。

2022年，在一次发表论文过程中，米小其以形态特征来给蜘蛛起名，其中一个因为和其他种重复，导致出错，影响了论文发表，“此后我特别谨慎地不用形态特征去给蜘蛛起名，因为好多形态特征词都会被同行用到”。

米小其教授称，物种命名要求在一个类群中不能重名，要给16个新种蜘蛛同时命名挺耗时间，而采用熟悉的歌曲命名简单省时。西双版纳新种蜘蛛以周杰伦歌曲命名，一度引爆网络，大家纷纷“隔空喊话”周杰伦：你的歌迷已经是科学家了！

其实，这并非科学界首次与周杰伦产生“巧妙”联系。2020年，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孙智新，把他发现的一种5亿年前的独特三叶虫，命名为范特西虫，向周杰伦的专辑《范特西》致敬，也算是一种理科生的浪漫。

胡歌、古天乐当了“代言人”， 连虫子也变帅了

其实，与新物种产生跨界联系的明星并不鲜见。2021年，一只虫子因

以为胡歌、古天乐命名而广为人知。在《世界生态学》刊登的一篇学术文章中，一种在四川发现的叉襮科新物种，正式以胡歌、古天乐的名字命名为“胡古叉襮”。

文章的摘要里提到，该物种是为了致敬胡歌、古天乐而命名，以此感谢他们对中国西部山区环境保护与基础教育事业的贡献。有网友调侃：“虫子蹭帅哥热度了”“感觉虫子都变帅了……”

在国外，以明星给新物种命名也屡见不鲜。澳大利亚科学家曾发现一种罕见牛虻，将其命名为“碧昂丝”。因为这种牛虻不仅身材曼妙，而且下腹部密布金黄色细毛，研究人员形容其为“苍蝇界古往今来第一天后”，以此向流行音乐天后碧昂丝致敬。

不光是真人明星，就连影视里面的虚构主角也来“凑热闹”。达斯·维德是电影《星球大战》中的角色。因为他的装束与一种新发现的甲虫非常相似，两者都有宽广发亮的头部，眼睛也非常相似，所以达斯·维德被用作新物种的名字。

和海绵宝宝难舍难分，“派大星” 成了新物种

在2020年度“全球十大海洋新物种”名单中，由我国科学家发表的海星新物种——“派大星”背板海星入选。

这种海星采集自1400—2100米水深处，隶属于棘皮动物门—海星纲—一项链海星目。它们广布于暗无天日的深海中，从未被人所知。随着我国深海科考的发展，这类独特海星的神秘面纱被慢慢揭开。

根据林奈双名法命名规则，“背板海星”是这一新物种的属名，“派大星”则是它的种名。其命名者张睿妍，是一名从小看《海绵宝宝》长大的“90后”，张睿妍解释道，这种海星之所以用“派大星”命名，是因为它特殊的生活习性——与深海海绵生活在一起。

“派大星”背板海星目前所发现的所有标本，全都栖息于海绵之上，就像动画片里海绵宝宝与派大星一样，是一对难舍难分的“铁哥们”。这两者之间的亲密关系到底受何种因素影响，是否是专一的共栖关系？解答这些问题，还需未来深海科考进一步研究。